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劉蕺山集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拔貢臣曹躍淵

劉蕺山集卷九

明 劉宗周 撰

序上

馮少墟先生教言序

少墟馮先生今之大儒也倡道關西有横渠子之風而學術醇正似之其教人多本於人倫五性惓惓於正人心息邪說析人禽凡聖之分為海内學者所尊信比官

京師會羽書告急先生慨然曰嗟乎此學術不明之禍也於是率同志為講會限日集城隍廟之齋房一時人心謐如若不知兵禍者予嘗側席講下見先生論說大都使人思而自得而誠意懇惻油然盎然士之向往先生者日益衆簪履雲集至不能容則創首善書院以居之未幾僉人目為迂濶異議籍籍而先生拂衣去矣其講學教言為友人王董父輯録凡若干卷予授而卒業焉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孟子闢楊墨明先王之道以救世

而識者以為功不在禹下方今之禍過於洪水當事者定亂之議泛無借箸而先生僅以緒說渺論激發天下當十萬師使天下曉然知有君臣父子之道三綱之道明而樽俎之容威於折衝則先生學之[illegible]及者於是乎遠且大矣今者宵小盈廷比黨合謀以害正人而撓國事其害果甚於異端第令先生之道明於日星彼邪說者終不能肆魍魎以憑人而首善之地且當與清廟明堂永垂不朽雖謂先生今日之功不在孟子下可也維

時吉水鄒先生道同心同而出處同其敎言相發明者别有傳兹不復贅云子辱二先生之教最深一時聚散出處之故感慨係之姑綴此數語以告同志非敢謂智足以知先生也

尹和靖先生文集序

孔孟既沒傳聖人之道者濂洛諸君子也而程氏之門獨得其傳者為和靖尹先生夫先生何以傳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即聖人之心堯舜之兢業禹之祇承湯之日

躋文武之緝熙執競皆聖人之心法也是心也仲尼傳之子思子以作中庸則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約之曰慎獨遂為萬世傳心之要道之不明也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異端曲學充塞仁義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後千餘年河南程氏兩夫子繼濂溪氏作直遡孔門心法以一敬為入德之方使聖道復明於世及其門者首稱四先生晚年更得先生與張思叔云今試論之兩程子

道大而詣高門弟子各以質之所近為學上蔡定夫中立皆高才敏悟出入師説而或雜於禪中立晚年一出終遺後世之疑思叔蚤世亦未見所至惟先生獨以一敬為本自動静語默推之出處去就生死之際無不粹然一出於正而程叔子亦遂稱之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後乾道淳熙間言程氏之學者多推本先生而中立不與焉則先生之度越諸子得統於程門信矣遺文若干卷手著者壁帖數百條為門人所記者

曰師說而其上朝廷劄子以明出處之槩者合之皆一
敬字耳先生所至闢三畏齋以居壁帖即其齋中物居
恒誦言之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此之謂傳聖人
之心以傳聖人之道也學者幸無以著述求之先生汴
人隨宋南渡告老終於越世祀郡城之古小學舊集刻
於前太守洪西淙公逾百年浸失其傳會今督撫愨嶽
王公行部至越首訪先生俎豆所寄令有司新之且重
刻其遺文以惠多士予不敏竊嘗向往先生之學因搜

得舊本稍加詮次付之梓人以副王公之志而僭引其端如此嗚呼王公之刻是編也葢亦有感於後之學者

方遜志先生正學録序

天下之生衆矣有欲而不能自遂有性而不能自通與禽獸無以異也苟非聖賢者出而任君師之責以道濟天下且舉之萬世而無窮則倫類之滅也久矣故天生聖賢以為天下萬世也而聖賢生其時亦善承天心以天下萬世為己任不敢有幾微自私自利之心若堯舜

禹湯文武之為君伊周之為相孔孟之為師一而已矣
且夫堯舜之有天下也而讓諸賢禹受禪也而傳於子
湯武臣也而放弑其君以有天下伊尹周公相也而放
太甲攝冲人之阼孔孟布衣也而歷聘春秋戰國之時
主終不遇則發明堯舜禹湯文武伊周之道以教萬世
此數聖人者創局甚奇處心甚苦總之以天下萬世為
己任不敢有幾微自私自利之心也則亦何疑於後之
君子乎忠臣之事君也服勤至死已耳甚者殉以妻子

若乃死而殉以十族者千古以來自本朝方遜志先生始說者謂靖難之役非易姓比在三楊固可以不死即死矣王元釆周是修諸君子非乎而先生必以十族也則亦未知天所以篤生先生之意矣天之生斯民也至元季而亂極矣天降我明聖人再造亦僅足以闢洪荒之運而滔天之禍猶未爻也天其能無意於先生乎先生當是時生不得堯舜其君唐虞其治則亦已矣將一死以救天下之亂討非以十族殉君不可惟先生以十

族為一身而後能以一身易天下使天下盡化而為忠臣孝子庶幾克承天意云耳其任大故其心獨苦其心苦故其事特奇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誅伊周之放攝孔孟之轍環而先生之禍十族其趨一也一者何也葢天之心而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又何疑乎先生生有異質蚤師宋潛溪氏接考亭之正傳學者尊稱之曰正學先生舊刻遜志齋集二十四卷行於世予反覆卒業無一言不合於道而猶慮學者不免以詞章目之

因節其粹者分為三卷而題之曰正學録葢憂天憫人之旨具是矣予不敏少知學問輒向慕先生私心謂國朝理學之傳必以先生為稱首倘得及時闡揚特舉從祀之典以興來禩則是編實尚論之地姑以一言弁之簡端且就正於海内同志云

同心策序

同心策者吾友中表沈中一有志於學而求盟於予以為人要地者也中一端凝温厚有載道之質居恒恂恂自

好既有聞於朋儕間而未卜其有志也去年自南雍落第還會予亦罷官家居因數過從子講論慨然曰今天下亂矣士不務為有用之學何以救世學而有用即不遇於時未嘗無用也奈何以科舉自錮予始聽其言而異之一日以一編見投求所以訂盟於同心者而曰學不可以無盟也惟吾子蒞之且重以辭予因躍然而起曰甚矣子之有志於學也何以盟為昔者周室既衰天下不復知有天子之尊而日相尋於篡弒時則有五霸

者迭起而倡尊王之義以連與國於是乎有盟葵丘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五禁森嚴猶有先王之敎焉而周室卒賴以不隳故聖人亟稱之大其事於春秋方今世道交喪人人不知有孔孟之學中一不得已而大聲疾呼求天下之同心者而盟焉則亦春秋之意也孔孟既沒二千餘年閒董相一盟於淄川文中子再盟於河汾有宋諸儒特盟于濂洛關閩之間而閩學最著本朝薛胡陳王各以其學盟而文成於吾越最著大抵皆霸討也中

一其殆聞諸儒之風而興起者乎雖然春秋之義貴王而賤霸霸之盛王之衰也盟誓之繁忠信之薄也色取而心違言堯而行跖口血未乾操戈相向皆霸之餘習也善乎中一子之論取友也曰忠信本也行誼次之文藝次之講說又次之不勝其有敗盟之慮焉得是說也學而進之以紹明聖統撥亂世反之正意在斯乎吾乃今知所以盟中一矣敬書之以告天下之同盟者

張愼甫易觧序

予讀友人張愼甫氏所著易解至陰陽消長之際不覺廢書而嘆也傳不云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故云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而約之於三陳九卦夫聖人以神明之德生衰季而遇暗主猶不勝其憂且患而思所以處之之道況中才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嗟乎憂患之故難言之矣洪荒既闢結繩之敎衰民生日以多故凡相攻相取相感之途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有憂之

故以陰陽分淑慝以消長推人事而深致其存陽之意其言皆重為君子謀也小人之乘君子也君子實有易心焉在乾謂之亢在壯謂之罔在夬謂之傾持此以處廢興鮮有不為世道病者而其身之不免於憂患不足言矣夫君子非僅能處憂患也化天下之憂患而已矣以憂逐憂憂愈生以患遣患患愈至君子曰安得返天下於結繩之初而與民恬焉無復憂患乎慎甫氏之談易也獨有取於乾之元為六十四卦統宗因有取於初之潛為

三百八十四爻根柢合之全經皆從此發明至于陰陽消長之際往往不欲過為別白而一以長養為主深自晦匿務畱餘地於小人以為潛消默化之術予始讀而訝之君子卽不敢為亢為罔為傾亦何至貶損如是將履不以素乎謙而鳴乎復不必中行乎恒德而乘之羞乎三人不言損而凶事不言益乎困不必致命遂志井不改邑而臶下牀乎則九卦之德何以稱焉已乃三復而得之愼甫葢善言憂患者也夫元天德也其道生生

不窮為萬有託命人得之為元善亦生生不窮為萬有託性而潛則元之停毓地也故虛而不詘動而愈出三才之所以萬古不朽也世道有升降而人心之元善萬古一日同在元善生生一氣之中亦萬古一日何有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世道之降也若江河之流而不可止也與其力遏於滔天不若早塞於涓涓之為得也則與其以君子勝小人也不若以君子還君子也而與其為九德之君子又不若乾元之達於本也世愈降而憂患

愈深易道亦愈興姬孔而後一興於涪再興於考亭憂患之情後先一轍迨於後世陰慘肅斂之氣日甚一日慎甫於此不勝穆然嗟咨焉而同以陽春之氣讀其書殆將轉殺機為生機覩結繩猶旦暮焉夫人人而遊羲皇又何憂患之與有此包羲氏之本旨也嗚呼如慎甫者斯可與學易也已慎甫積學不試孜孜著述通五經而尤邃於易書成予為序其大旨如此世有用慎甫者執此以往可也

張愼甫四書解序

歲戊辰愼甫先生辱予家塾授經豚子間出其平日所著四書解示予予為之擊節不置又時時向予商訂所未到既別去數年其書始出其門人徐上生輩相與梓之與其舊所著易解並行於世云先生易解一編予嘗僭為之序至是先生復問序於予則益謝不敏罷去一日先生慨然謂予曰昔人有好財與好屐者雖所好不同而用心於外物則一子之顓顓守一編迄於老也無

乃好履者流乎予曰唯唯否否先生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昔者夫子以天縱之聖為萬世師而獨發憤於六經至三絶韋編故其自道也一則曰好古再則曰好古所好者道也而古人其階梯云後儒之言曰古人往矣六經註我耳吾將反而求之吾心夫吾之心未始非聖人之心也而未嘗學問之心容有不合於聖人之心者將遂以之自信曰道在是不已過乎夫求心之過未有不流為猖狂而賊道者也先生博雅端介造次言動

不詭儒者其平生絶無他嗜好而惟用心於五經四書如布帛菽粟之不離昕夕沉酣藴藉需之以數十年之久而後乃恍然有見始一一筆之於書以授學者獨四書晚出宜其所得尤深讀所謂觧義輿而不冗該而有體字櫛句比鮮不合古人之意旨此豈猶托之辭章訓詁以自見者哉好古人之好心古人之心因此而遂至於古人亦復何疑乃先生於此猶歉然若不敢自信者何耶君子之於道也博取而約守之非徒能言之實允

蹈之允蹈之不已而後得之於心不知吾之非古人與古人之非吾也斯其至已矣夫學自以為未至日遑遑焉若將終身者其日至者也甚矣先生之善學也若遂以語言文字為支離欲别求一觧以神明乎其間則向者信心之故智固不足為先生道先生聞而首肯者久之因命其門人書之以冠於篇端

曾氏家乘序

吾越有曾謙父者盛有才藻以編摩著述自娱尤工繪

染為遠近所珍予未之識也一日手輯曽氏家乘成造予請序予喜而諾之且知其為宗聖後也則更喜聖賢之生也數千載于今而一日得見其後裔慨然追慕豈不益厪向往之思乎予嘗過闕里瞻孔顔孟廟貎接其子孫濟濟為奕及訪宗聖祠宇子孫皆無有既而知其散徙四方惟居南豐者最著則肅皇帝所訪求而爵之者也詎知吾越之曽實為南豐之嫡而世其傳者乎浙之衢有至聖裔相傳為孔氏大宗蓋宗南渡時其宗子抱祭器隨駕因而襲封

而留曲阜守孔林者其支庶子也越之有曽考其世系不啻
衢之孔矣是何浙以東一水相望而聖賢苗裔若魯鄒然事
殆有不偶然者嗚呼聖賢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吾譙父而
喜可知也按曽氏自宗聖十六傳而據徙豫章又二十五傳
而延鐸始分居南豐又四傳而文定公鞏以文章學行鳴天
下為宋名儒文定公再傳恴通判温州次越州合門死金人
之難少子宻獨免遂家於越是為會稽曽氏祖又十傳
而至譙父上距文定一嫡相傳信宗聖之宗孫乎古

人作譜致譏遠冑恐傳疑亂宗且忘祖也由宗聖至文
定其遷徙淵源傳之故老不無恍惚而文定之後自南
豐而會稽則歷落如指掌世近而事有徵豈亦有傳疑
於其間者乎羅文毅序文定公集求公後於南豐無存
者豈意盤根奕葉竟植之會稽衍之譙父則譙父此舉
可謂光復舊物無忝爾祖矣雖然世稱吾夫子之道惟
曾子獨得其傳故系以宗聖正如宗法然小不得干大
似不得亂真故足貴也今觀曾氏之後一變而為文章

再變而為氣節至譙父三變而為才藝不亦愈遠而愈失其真乎所貴乎後曾氏者非徒後其宗已也必且後其宗傳後其宗則是編足以譜之矣後其宗傳則請遡才藝氣節文章而反求諸身譙父能一一以微言譜之乎允若是則曾氏之文孫也宗周雖不敏請從事焉

禪宗定案序

吾友張愼甫以經術名家孳孳聖賢之學見世之學者多雜禪因取佛氏書嘗一一摘其紕謬處為定案又附

以關中馮先生語録及瞿布衣所述各數條合為一帙示予予讀之灑然有當也他不具論馮先生今之大儒也其學醇乎醇其言剴切正大能令當之者不寒而慄居今之世有以六經為斷案討二氏之罪必先生為正宜愼甫有取爾也予嘗謂佛氏之敎遺世獨立空其性而歸之覺與吾儒迥不相及如南北之殊方人物之異族使貶吾道而從之固其所不受卽張吾道而攻之亦其所不入也而學者厭常喜異往往借其言以脱畧世

教漸且强相附會混而為一為吾儒者安得不辭而闢之夫闢之則亦類族辨方明吾所是而已明吾所是而非者與似是而非者胥不能竄而入之定黍之意庶其在此猶懼其不勝也請無以辭闢之以身闢之昔者孟夫子承三聖而楊墨之迹熄韓子道濟天下而佛氏之教為之少衰今世之服膺馮先生不置者非徒其言是其人誠是也其人誠是故其言立嗟乎先生往矣有能言先生之言慨然以世道人心為已任卽先生之徒也而況其孳

孳焉身之也哉吾於愼甫有厚望焉

陶庸齋慥慥集序

弘正間吾鄉理學之儒蔚起彂有章楓山先生赤城有陳克庵先生二先生學術相似而楓山最著平生一意躬行不事著述嘗曰儒先之言至矣刪其繁蕪可也又曰程朱後學術又大壞必有眞聖賢起而救之葢亦有感於箋註之繁學者或漸離其本而是時越有陽明先生者起而乘之遂以朱子為支離一反其居敬窮理之

說而約之致良知此豈楓山所謂眞聖賢其徒與乃一時尤不乏異同之見為朱者或詆以為禪如吾越則有陶庸齋先生先生固學宗紫陽者也獨服膺楓山不置曰九原如可作也舍先生其誰與歸因不滿於良知之說特著正學衍說以自附於孟子能言距楊墨之意其用心可謂勤矣其後良知之說大昌而先生此書竟罷為一家言夫先生服膺楓山以及紫陽其於後人支離繁蕪之習必有所不安於心久矣乃復無取於良知之

說何也箋註之弊還當以躬行救之今曰良知聞其說者猶然箋註也而其旨甚峻耳食者求其說而不得將使人轉增眩騖或幻而入於禪反不若儒先繁蕪之說猶為斤斤也是故以箋註救箋註而不得也先生救以躬行而得之他日別有論著曰慥慥齋集其喻意益如此云先生起官師儒恥為詞章之學所著詩文自講學明道外凡以紀其平日行履而辭旨平淡簡樸時時見有餘不盡之意洵乎其為慥慥也子乃卒業而嘆曰先

生其不愧孔氏之徒與何言之近也夫學至孔氏止矣其家法不出慥慥君子而顧猶以為未能則後之學聖人者斷可識矣先生之後有文簡公及君奭伯仲間並以理學師模當世大抵篤信文成之說而直達之非復弓冶之遺矣然二君子終不愧先生聞孫無乃反躬不言之地有適得吾良知者與夫使世之為良知之學者而皆如二君子之以躬至焉雖正學一編不作於先生可也嗚呼吾是以知學術之終歸於一也紫陽之後有

文成可也文成之後有先生可也請以質之楓山子不敏嘗後先辱交二君子而於仲氏切劘尤深一日以先生之集問序於予敬為之述其淵源如此

辛復元先生集序

歳丙子處京師獲交河東辛子一日出示予所繪古今聖賢圖像各系以論贊凡若干幅題之曰生生集辛子亦既自識其所以生生之義矣宗周受而卒業焉肅然如有臨又翦乎若將就之迫欲叩之一堂之上也夫古

之聖賢往矣而精神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何也語云心之精神謂之聖惟心不朽故聖人之精神與之俱不朽君焉而聖者此心也相焉而聖者此心也師焉而聖者此心也為儒為諸子文章氣節勲業之不一其途而同歸於道者此心也在虞廷謂之中在周頌謂之敬在孔門謂之仁在後儒謂之極謂之天理謂之良知皆此心之精神所謂生生不朽者也乃子輿氏則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夫聖人不過盡

其所為幾希者以異於禽獸云耳非有以異於人也今曰中曰敬曰仁則視心不適遠乎聖人恐人之遞傳遞遠而遂失其心也故為之親切指點之若曰存者存此去者去此也夫人驟而語之以聖人之心未有不錯愕自廢以為絶德今曰即此而在能不憬然思浡然奮乎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夫學不識心而欲求聖人之道者未之有聞不自識其心而欲求聖人之心者尤未之有聞也辛子之學本之先河東薛氏庶幾能從事於心者其

所論贊往往肖其神骨語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辛子之謂也宗周自反猶是禽獸不遠之心耳一旦披之以聖賢之像敎而肅然如有臨復謁乎若將就之廹欲叩之一堂之上者是誠何心哉請以質之生生氏

李懋明西臺疏草序

予抱痾田間吉水李懋明先生緘其舊疏草一帙示予皆神廟時官西臺封事也先生在西臺正色敢言稱眞御史然未嘗毛舉細事以塞責而獨言其大者若宗社大

計則有藩封一疏若治亂大機則有分别邪正一二疏若職掌大利弊則有廠庫諸疏所謂西臺封事僅如此而先生竟以言去國久之向之從邪而樹讐先生者次第敗人乃思先生之言爭推轂先生浸浸大用又罷去又起又去先生三起三見斥皆以西臺封事為左劵而所指邪流竟與先生始終相為消長云子益乃深有感於先生言治亂之故也世道之所以常存而不毁者繫之君子而小人每足以敗之故聖人於否泰之際特别

言君子之道與小人之道至於剥盡而坤相疑而戰猶為之稱龍稱血分元黄之位若曰身雖敗也而道自存也則君子之所以常勝於小人而卒寓來復之機者即此在也我國家至神廟之際重熙累洽號稱治平不幸而有國本一事君子與小人遞爭而遞相勝負君子曰國本小人亦曰國本而君子之道始見陵於小人至錮之以朋黨之名而禍中於人國雖經兩朝鼎革啟維新之運而一燈相續愈出愈奇質以先生屢進屢退之身何以始

終若合符節乎此一邪一正之說先生所以醒一世之
夢者至今猶朗朗也倘先生之言不終廢於世則君子
之道常勝於小人矣今天下無問識與不識無不知有
李先生者時事至此即二三小人亦且撫膺自嘆鼠竄
無地而獨難於用先生即一旦有用先生者先生其執
此往乎抑審幾觀變別有說也夫道神明變化而無方
故君子稱龍焉是刻也先生固曰已矣敝帚今無所用
之矣乎乃為引其端而歸之

重刻傳習録序

良知之教如日中天昔人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然使三千年而後不復生先生亦誰與賡復旦乎蓋人皆有是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本如是其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而不能不蔽於物欲之私學則所以去蔽而已故大學首以明明德為復性之本而其功要之知止又曰致知在格物致知之知不離本明格物之至止是知止即本體即工夫故孟子遂言良知云孔孟既沒心學不傳浸

淫為佛老荀楊之說雖經程朱諸大儒講明救正不遺餘力而其後束於訓詁轉入支離往往析心與理而二之求道愈難去道愈遠於是先生特本程朱之說而求之以直接孔孟之傳曰致良知自此人皆知吾之心即聖人之心吾心之知即聖人之無不知而作聖之功初非有加於此也先生其得孟子之心者與傳習錄一書出於門人之所覩記學者亦既家傳而戶誦之迄於今百有餘年家風漸替宗周妄不自揣竊嘗掇拾緒言與

鄉之學先生之道者羣居而講求之亦既有年所矣裔孫士美銳志繩武爰取舊本稍為訂正而以親經先生裁定者四卷為正録先生没後錢洪甫增入者一卷為附録重梓之以惠吾黨且以請於子曰良知之說以救宋人之訓詁亦因病立方耳及其弊也往往看良知太見成用良知太活變高者元虛卑者誕妄其病反甚於訓詁附録一卷僭有删削總之不執方而善用藥期於中病而止惟吾子有賜言子聞其說而韙之果若所云

請即槃之以先生之教葢先生所病於宋人者以其求理於心之外也故先生一則曰天理再則曰存天理而遏人欲而後之言良知者或指理為障幾欲求心於理之外則見成活變之獘亦將何所不至乎夫良知本見成而先生自謂從萬死中得來曷故亦本變動不居而先生云能戒慎恐懼者曷故先生葢曰吾學以存天理而遏人欲云爾故又曰良知即天理先生之言固孔孟之言程朱之言也而一時株守舊聞者驟詆之曰禪後

人因其禪也而禪之轉借先生立幟分門別戶反戍燕越而至於人禽之幾輙不容分疏以為良知中本無對待由其說將不率天下而淪於禽獸不已甚矣學者之不思也若士美可為善繼述者與斯編出而吾黨之學先生者當不難曉然自得其心以求進於聖人之道則道術亦終歸於一而先生之教所謂亘萬古而常新者此也遂書之簡末以遺士美并以告之同志云

錢緒山先生要語序

予讀天泉證道記知王錢二先生並傳陽明子教法也子嘗有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王先生推明之為四無之說而錢先生則謂是師門教人定本不可易遂舉以質陽明子曰汝中所言可接上根人德洪所言可接下根人世傳王門教法有此兩端予嘗謂一有一無語語執著不免王先生駁正固也故予亦不覺訝然自失至許為顏子明道所不敢言是果信以為然矣乎予所雅言良

知而已矣又曰良知即天理為其有善而無惡故也知為有善無惡之知則物即有善無惡之物意即有善無惡之意而心之為有善無惡可知也古之言道者至性善一語發洩已盡即言及無字已成剩語云何得有上根法惟佛氏則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見本來面目王先生四無之説意本諸此此真顔子明道所不敢言而王先生獨敢言之甚矣其敢言之也王先生方以為與已筆之於書以艶來禩無乃與良知之旨適相剌謬乎錢先生嘗有論學諸書

大抵不離良知者近是予獨喜其言良知絶不作有無
善惡註脚語墮學人以執見尤為善發師藴乃知當日
定本之言殆亦一時權論而未可遽以槩先生也先生
嘗謂王先生曰凡為愚夫愚婦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
為聖人闡道妙發性真者皆賢人之言也此可謂天泉
斷案先生有裔孫集生能讀先生遺書因與友人王金
如摘其尤粹者若干條為要語示予予曰何倫乎曰先
生之學雖不盡於是而教法則已備是子不云乎錢某

接下根殆為吾儕而設乎曰有是哉其下也乃所以為上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夫不離愚夫愚婦而直證道真徹上下而言之者其惟良知乎此非直錢先生之言而子之言也學者欲求陽明子之教必自先生始而集生與金如獨能闡揚先生之言亦可為善學也已

河漕網目序

崇禎壬午冬河決汴梁先是流冦圍汴城中人拒濠而守者前後幾一載欲棄城無可為計稍引河流灌濠冦

乘之水大至諸守土官軍遂奉藩封眷屬攬舟濟河北而居民之淹者以萬計城遂陥當寧猶論城守功行賞於是天子大發金錢遣重臣治河而決口出汴左右且三費鉅萬萬計無奏績期幸漕事不廢國家暫免意外憂時予待罪歸田從吾倩王紫眉出天津達衛河而南因以其暇考求故牒紫眉為予言衛河即古黄河故道流東北自天津入海者也漢時首決瓠子勢南徙歷唐宋漸逼而南與淮合益九河既湮阡陌廞溝洫之政泯

使水不受地以至此而衛河失其故道僅遡源煇縣而止明興踵元之遺開會通渠轉漕南北輒有資於河益利河南徙然亦為漕患且為泗州祖陵虞故縣官歲歲治河治漕無虛日予因稍窺古今升降之運關於四瀆者甚大而河其最著云頃之紫眉歸越遂著河漕綱目言河又言漕志時務之要也遡自堯時九年之役迄於皇明世廟間有關河事者書有關漕事者亦書又集河事叢説專採國朝諸名公之所撰述以資參考合之述

海運者卓然成一家言間以示予予閒覩河洛而思禹功知後有作者之弗可及也漢賈讓疏治河三策卒未有行之者而河害至今不息嘉靖間勲卿黄公綰引僉事江良才言宜通河於衛有三便一復黄河故道完地軸之全氣以壯京師形勝二便漕一由會通一由淮達衛遡流而上兩利以備緩急三言溝洫略從井田制以開粒食之源而綰爲申其説據堪輿家言兩山之中必有水兩水之中必有山所謂水由地中行者也治水

者不順水之道而徒欲與澤流爭一旦之命以施疏鑿功雖神禹弗能其後周恭肅公用言溝洫事尤詳予嘗往來南北咨諏所及北自臨清至分水高可十餘丈南自徐沛至分水亦高可十餘丈則汶濟之間正岱岳之春而南徙之河所必由之道水既逆行欲其不横流四潰亦胡可得故昔人謂張秋之決殆有天意惜前人智不及此若運道所資南旺諸湖以時蓄洩頗足任漕艘而必引河之為快此眞所謂引狼兵以治内寇未有不

中其禍者也前歲長山之決可謂殷鑒今天下三大患並作大司農日持籌軍國之需亦既熟講水利屯田諸務見之施行矣將遂循本計量以九年期歲移數十萬金錢有事河陰原武之間為萬世奏平成豈異人任而茍非聖天子行所無事追踪神禹之智亦何以奠定廟謨則斯編其左驗已草莽臣當手額以俟

禮經考次序

秦火之餘六經半出灰燼而三禮之殘缺尤甚周禮儀

禮古今異宜並置不講至二戴所傳諸記本不出自一人真僞混雜種種錯簡尤難位置後人以小戴文頗近古獨立學宫傳之至今然欲遂廢大戴而不録亦非通論也夏小正丹書蔚起㸔罔實三禮之冠冕曾子十篇所謂參也竟以魯得之端在于斯概而與諸篇同擲可惜也宋儒朱子慨然悼三禮之淪亡無以見先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乃始表章周禮為周公身致太平之具已而又葺儀禮欲以戴記為之傳而合之以通行于世

顧猶苦于二書之時有異同其論莫歸于一至晚年始有儀禮經傳通解之編與原旨不無少異而讀者終不無牽合附會之疑于是元儒吳草廬氏復葺為三禮考註及禮記纂言等書二禮較朱子頗為完整惟戴記不無遺憾而纂言割裂尤甚無補朱子之萬一言禮家遂為千古疑案矣宗周蚤年發憤讀書嘗次第六經之業至戴記輙不能章句因而有慨于朱子之說妄事編摩旋亦罷廢間嘗表章曾子十篇及學記小學諸記合之

大學為學校全書而所遺於戴記者已少矣顧欲遂進而傳儀禮弗可得也今年夏抱疴家園會門人餘杭鮑濵以讀禮之暇顧予問學偶出通解考註等書以質異同而予乃恍然有會於心因取二戴與濵重加考訂往復數四已乃喟然而嘆曰禮在是矣儀禮者周公所以佐周禮致太平之書而禮記者孔子所以學周禮及夏殷之禮進退古今垂憲萬世之書也葢先王之禮至周大備猶必折衷於孔子而後定惜也微言大義薄蝕於

記者之口既盡取孔子之言而私之又時時假托於孔子以附會其說而雅言之教幾不傳於後世幸而有家語一書頗存源委以叅戴氏之說眞如珠玉之混泥沙而文繡之錯以麻枲敗絮也宗周因稍稍取而詮次之合大小戴錄為一十四卷卷若干篇每篇表章孔子之言錄為正經而其後乃附以記者之說各從其類先後次第頗存條貫又於其間錯者正之訛者衍之間有缺者以家語補之昔也戴氏一家言今盡取而還之孔子

進而與易詩書春秋並垂不朽其在斯乎因尊之曰禮經而僭附其義曰考次云大都孔子之言禮也急於本而緩於末先其近者小者而後及乎遠者大者是故可以範圍二禮亦可以羽翼二禮中庸所稱考三王而不謬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非吾夫子其孰與於斯宗周愧於前人無能為役姑因卒業之後附陳一得之愚以俟後之君子云樂記別有錄茲不載

史雁峯詩集序

言非古人之所尚也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往往發於嗟咨咏嘆以寄其情而止乎禮義之正如三百篇所陳至今讀其辭如見其人而時有有餘不盡之意寄之引物連類之中而終無尚口之病則學之不貴有言也審矣詩教之亡也漢魏以降率務為俳優相説而不顧其心之所安至於誣善行私而莫知止也又奚暇問其雕櫛字句協比聲律之弊乎予性不觧説詩而間從人學因

知詩固有不易言者家塾師史子復與予論學屢矣一日出其曾大父雁峯公所遺詩稿若干篇示予皆近體也而能不失古作者之意有溫厚和平之風一再讀之轉見其質而不俚淡而有致慕古而不失之誇感懷而不傷於激眞能留不盡之意於有言之中而時溢其無言之趣者因遂進而論公之世為名諫議而不必以諫顯為良二千石而不必以循良課雅志林壑而不必以肥遯名雖留心經濟之學而亦不屑屑於功名之會眞

能畱不盡之意於無言之中而時溢其有言之趣者而公乃一傳為州刺公再傳為觀察公三傳吾友子虛以學術鳴當世為士林祭酒其季即子復與之競爽公之不盡之意且愈傳愈遠愈大而公於是愈不可測嗚呼不盡之為道也天地萬物且然而況於人乎況於君子之言學乎子復因以遺稿請序予為牽意書之愧不能盡知公轉無所容吾言矣

明儒四先生語録序

宗周東越鄙士也生於越長於越知有越人越人之言道者無如陽明先生良知之說家傳而戸誦之雖宗周亦竊聞其槩也一日括松嬰中毛子來司訓吾會稽出其所纂四先生語録示予由陽明先生而進之為白沙先生敬齋先生敬軒先生題曰明儒心訣云皇明啟運世敎休明士之知道者不止四先生而四先生首祀宮牆尤為一代斯文之的故海内皆盛稱之獨越人私陽明先生子乃今得讀四先生纂言而旨焉薛先生布帛菽

栗不離日用踐履而直窺性天之妙胡先生推本其旨更加謹嚴歸之愼獨陳先生自然為宗頗循無欲作聖之說漸啟良知之宗而王先生遂暢言之發薛先生以來未發之蘊洋洋乎一時羣言之統會乎雖謂四先生前無古人亦可學者由四先生而達于孔孟是入室而由戶也盍嘗論之舜文上下千載又東西夷不相及而孟子斷之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一者心也道之所以為道也薛先生謂之性與天胡先生謂之獨陳先生謂之自

然王先生謂之良知一也善學者亦求之心而已矣求吾之心以求四先生之心即四先生之心以求四先生之言無往而不一也道之不明智者過之愚者不及學一先生之言而求所謂道高之蕩於元虛卑之滞於形器皆過不及之見也善學者求之心而已矣雖然求心有道焉心一而已而攻取之途百出故濂溪亦曰學聖之道一為要必也以良知為端而進之持守進之踐履乃徐而幾自然斯可與言一也纂言之意其在是乎毛

子以原稿付梓而問序於予乃為推本其意如此今而後誠自愧吾越人之沾沾矣

古學經序

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自庠序而下皆謂之小學國學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即所謂大學也天子諸侯亦皆設小學以教世子及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如庠序至入大學則凡民之論秀而升者與焉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履小

節焉束髪而就大學學大藝履大節焉内則曰十年學書計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既冠以後學禮舞大夏惇孝弟博學無方葢先王立敎之方如此其備也當是時上焉者以聖人之德作之君師嘉與天下士大夫化行俗美太和在成周者數世降及後裔浸以衰息於是孔子秉素王之權以師道自任日與門弟子修明其説時有出於先王之意表者其訓大學也自格致誠正推之治平獨所以訓小學無明文及觀曲禮

少儀內則玉藻諸篇所載抑何獨切於門人小子乎惟是戴記一書雜出秦火之後不免篇章失次文義混淆宋儒朱子乃始表章大學中庸配論孟為四書而復著小學補遺經之缺分門别類引喻精微有老師宿儒所不能究者則亦朱子之小學而非古文小學也古文小學則曲禮少儀者是而朱子固有所未暇及至他日著儀禮經傳通解立有學禮一類先之以學制次之以弟子職次之以少儀及曲禮而終之以大學中庸頗得古

人立教之意矣宗周不敏間嘗反覆三禮之體知學禮不與諸經類因而推明朱子前後異同之說特立訓學一書首曲禮次少儀內則玉藻附以王制凡五篇為小學全書乃進之以大學而以文王世子合大戴保傅為學記上篇原記為學記下篇總名之曰古學經序十三經首尊其道也然則戴記可廢乎曰朱子固有儀禮經傳之說矣出之數篇而其為儀禮之傳益信學庸配論孟若外記然推之爾雅孝經則小學之翼也易詩書禮春

秋則大學之翼也至是古人典籍皆有原委不至散而無統雜而無序道術庶歸於一乎昔孔門之論學也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下學而上達夫博文即小學之教約禮即大學之教下學上達即大小一貫之說也故君子之學無時非小學亦無時非大學而特其與年俱進之候則必自下而上由小而大如堂室之有序而不可躐百物之有時而不可强此孔門之學所以絶異於後之異端曲說也後之學者語大則浸淫佛老旣失

之大而無統語小則轉入支離復失之小而寡要至於
施爲之序斆學之方又失之凌躐扞格而終不可幾於成
德吾不知於古人立敎之意何如得是編而存之庶幾
有瘳乎因於手抄之暇述其大意於簡首如此

古小學集序

國制皆社學也而行於吾鄉獨稱小學且進之曰古小
學祀以和靖尹先生益曰學古人之學云爾一日鼎新
之役既竣學士稍集欲求所謂古人之學而不得也

進而請事於子子乃取和靖子立敎之意而推廣之輯為集記以示學者凡九卷首學的示所本也次躬行示所重也次六藝示所習也終之以聖統望的而趨赴的而止也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敎萬民首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次六行曰孝友睦婣任卹次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鄉物云者葢王國有虎門之敎鄉大夫取而布之鄉下行於黨庠州序為小學之法物仍令士子限年而升諸大學云其後孔門遂取以為敎法四科之

設博約之旨率本諸此其不繫德行之科及身通六藝者不得稱儒術為高弟子古人之學其大旨居可見矣夫聖人之道聖人之心為之也學得其心之為德聖其通明者也智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義所以强此也中和所以節文此也六經一德也行之為德行著之為藝文莫非心也是故君子之於學也本心以稽行而理無閒於顯微即物以求心而功不失之徑躐此所以小學大學通為一貫而馴至於聖人之域當世收成才之用也學術之壞

也士不知心而畢者淴之以聲利高者蕩之以虛無居恒自飲食男女而外倀倀無所適從則僅相矜以記誦相傲以詞章相糾以訓詁以進託於大學之業自命為老師宿學而中實茫無所得適以就其聲利之習與異端曲學而止豈非失之於小學者素乎當是時而欲使退修洒掃進退之業寧不倒行而逆施乎雖然亡羊補牢未為晚也君子亦卜之心而已矣是編也寡陋之裁誠無當於古人萬一而於下學立心之說或庶幾焉葢吾

不能言聖人之心而姑言小子之心小子之心得而聖人之心亦可次第而求也則尹子其階梯已聞者憮然曰吾乃知古人之學要而可循也遂書之簡首

學的小序

言學所以學為人學為聖人而其功自幼學始故易稱蒙以養正聖功也其曰童蒙求我貴誠也又曰初筮告筮以交於神明之道也敬之至也養以誠且敬之為養正敬則誠誠則聖故曰聖功古之言敬者莫

詳於程門而高弟子和靖先生其嫡系也祀之下庠允為萬世師學者誠欲自幼學為人學為聖人必自先生始譬之學射必先設侯以祈中操弓挾矢其後也先生其小學之正鵠與爰述語録若干條并其淵源所自以示訓

躬行小序

學以敬為入門立天下之大本本立而道生乃授之以行大者在五品之遜所謂五達道是也其說昉於

虞廷而通行於三代庠序學校之教故曰皆所以明人倫也庠以養養此者也校以教教此者也序以射射此者也古之人繇小學而入大學故學以明倫必自庠序始而鄉先生之沒而祭於社者則其儀表也爰彷朱子嘉言善行之意斷自鄉人之賢者若而人備録之以為景行資苟其猶存乎見少則天下之大古今之遠亦惟所取法焉可已夫行亦何窮要不離乃躬者近是故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

登高必自卑

禮學小序

子云不學禮無以立禮者躬行之地也周禮禮有五經一曰吉禮以事邦國之鬼神祇二曰凶禮以哀邦國三曰賔禮以親邦國四曰軍禮以同邦國五曰嘉禮以親萬民而其曲而殺者見於威儀言動之常出入起居之節又所以分紀五經為行禮之本有經緯之義焉故學禮者宜從曲禮而入即子所謂執禮者

也但三千之文未能盡述今姑取其切於小子者約為一篇如下

樂學小序

禮樂非二事也凡禮之登降上下節文度數之間雖若出於至嚴而莫不有和樂之意以將之是即所謂樂也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若推而大之自古王者昭德象功莫盛於六代之樂故典樂之職皆舉以教冑子及學士而尤為小學之所不廢內則曰年十

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舞大夏是也然古樂於今不復作矣並其聲容器數而亡之獨元聲之在人者萬古一日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學者姑務求志焉志立而學半學斯樂矣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而所謂聲氣之元隱然在是舉而措之一身之近靡非九變九成之形容區區聲容器數有不足言者矣

射學小序

儀禮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為大射天子諸侯將祭擇士之射二為賔射諸侯來朝天子入而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三為燕射為燕息之射士無大射而有賔射燕射庶人無賔射燕射特有主皮之射而已燕射即鄉射蓋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五州為鄉州者鄉屬也而仍謂之鄉射之時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故也鄉射必於序故曰序者射也此小學之主教也儀禮具載其文頗近煩

謹節畧如下

御學小序

周禮五御之法一曰鳴和鸞和在式鸞在衡升車則馬動而和鸞相應為疾徐之節二曰逐水曲謂車隨水勢屈曲為周旋之節三曰舞交衢謂車在高道其旋應舞為折旋之節四曰過君表謂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椹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君表即褐纏旃也為作止之節五曰逐禽左謂逐禽獸者使左當人

君以射之為驅逐之節法如是其備也故學者童而習之少事長賤事貴必繇之然御法雖存而御學已不傳於後世習之者為辱人賤行又南北異宜舟車異用言御於南方之澤國是操章甫而適越也故士益罕言御士不言御而於民生日用所需引重致遠之具亦并置不講甚矣其疎於用也況五御而終之以逐禽左文事之中有武備焉易曰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弟子輿師所謂逐禽左也是以黄帝不縻

車戰之利中古頗矜騎射之能大抵皆御事也則君子之有志於當世之務者胡可不講求有素而於御學一加之意乎今略載禮家諸御說於前而附以近儒車制馬政之說使學者有所考焉

書學小序

内則十年學書計書則古之六書一象形二指事三會意四諧聲五轉注六假借是也六書為創立文字之祖學者誠不可不童而習之而離古人文字亦别無

六書可考太學之教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學者既習六書豈有不先事詩書之理詩書而外可以類推矣愚謂讀書必先折衷於孔氏孔門之教盡在四書而删述大業乃在六經學者本之大學以求其端參之論孟以肆其説進之中庸以約其旨而後乃旁通曲暢於六經以要其至則窮理之法隨在裕如而心益可以不放矣又以暇及古今諸史惟綱目集其大成稱史中之經經世之道具焉此外諸子

百家未必盡規於道語曰羣言淆亂衷諸聖又曰多岐亡羊學者審諸

數學小序

數學肇於黃帝之臣隷首與歷律一時並作佐書契以代結繩傳之後世遂有九章筭法為萬事萬化彰往察來之權輿周禮保氏立數學以教國子是為六藝之一唐時猶設筭學博士督課試舉一如三館博士之法頗為近古後世徑置不講以為九九之技而

畢之不知盈天地間一數也天地之大也而可以數盡况其他乎故洪濛既判首洩苞符河圖顯易洛書陳範皆倚數而立數即理也言理而不言數理亦不立理不立數不行乾坤或幾乎息而人事中廢雖聖人亦無以効範圍天地之用則學者當務之急豈徒握筭縱横云爾乎

聖統小序

學者從事於六藝之途優游而進之德日崇業日廣

一日而為聖人不難夫聖人之道非有加於此心此理之外也亦曰敬而已矣小子此敬聖人亦此敬故曰敬者聖學始終之要若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周之為相孔門之為儒聖聖相傳若合符節載在詩書可考而知也降及後世斯道不絕如綫天啟有宋以及我明諸儒輩出學焉而不謬乎本心之說皆孔孟之的傳也昔人以私淑諸人為幸學者誠繇諸儒以求聖人之道遡流窮源遞而進之殆庶幾乎

語有之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言學以漸達也後人喜言頓悟謂即心即聖不假修為更無階級然謂吾心即聖人之心則可謂吾已放之心即聖人存存之心則不可故與其頓也寧漸必言漸者亦小子之學云爾

劉蕺山集卷九

劉蕺山集卷十

明 劉宗周 撰

序下

古小學通記序

予既集為小學記以示學者有曰矣或病其有體而無用也予聞之唯唯既而曰天下有無用之體乎因復本小學之意而推之以極其至得古人全體大用之說著

學通一書凡分四編編若干卷首政本仍言學也次問官即以官學也次進以入官即學即政也終之以王道即學之大成也然則治天下國家又何以加于學乎盈天地間一道也盈天地間一學也自其小者而觀之無用非體也自其大者而觀之無體非用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之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古之言學者莫辨于孔子其小者曰與二三子修洒掃進退應對之節而其大者即以之進退百王且

自託南面之權二百四十有二年載在遺言定在删述後之君子有志于當世之務者亦可以折衷于斯文矣爰本孔門論政之説以類而推上溯唐虞下述近代舉宇宙間一切典章人物盡收之學問之中歸之素王之的醇如也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殆庶幾乎然則是編也曷不遂系之大學吾懼其有侈心焉因吾之小而小之雖大小也命之曰通記亦曰以其小者通其大者耳吾志吾學也又以訓吾門人小子云

政本小序

古之君子言學而政在其中故曰政者正也又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而莫備于大學一書約言之曰修身為本而已程子曰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其要只在于慎獨尤得大學之旨後之為章句者吾惑焉八目平分各為一事若不能以相通者至誠意正心本末之辨益仍訛襲舛曲解難通于是大學之教不明于天下而誠正之功且為世主大禁西山衍義離

矣瓊山補義愈離矣嗟乎皇王而降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則亦諸儒言道者之過也一日讀曹魏石經而有當焉千古殘經于焉一快因為表章其説畧放行義附以古今傳紀次第為之發明雖條目犂然如故而義本相通意實一貫庶使後之君子臨政願治者知所退而反求焉述政本

問官小序

子曰吾説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

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周禮之大者莫過于周官故亦稱周禮云後人以為周公身致太平之書又曰周公未成之書也故與尚書篇小異要之異同之跡姑置弗論而第考其規模之宏偉布置之精詳誠非周公之聖不足以與于斯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亦萬世治天下之金鏡矣自漢迄今建官立法代有損益而莫盛于我明總之不離周官者近是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後之君子苟能學古而師

其意不惟其迹漸推之當世之故庶幾免于面牆抑亦仲尼之雅志也述問官

入官小序

語曰士先志官先事事固所以職志也是故天子以天下為官諸侯以國為官大夫以家為官士庶人以身為官亦各言其所有事也官不同事亦不同事不同而所以事事之道同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天下者一身之積也士庶人以身

為身天子以天下為身故又曰儒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安身之說也安之也者修之也修則安不修則危危身敗官殃及天下有官君子其尚各敬爾身而無自隕其天地萬物一體之身庶幾乎述入官

王道小序

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函三才而一之者王道也堯舜之所以帝三王之所以王皆是也假之而伯者五霸也霸極而暴者秦也此天地一大升

降也漢興撥亂世反之正其在王伯之間乎晉宋六朝無足言者唐太宗貞觀之治自以為親行仁政然主德未修推行無本葢亦僅與漢治等趙宋家法修整較勝于唐而王政之大亦未有設誠而致行者迄于元季夷亂極矣亂極復治乃進而王其惟我明高皇帝乎葢世不能常治而不亂統不能皆正而不閏而獨是王道者君倡之或臣和之上夷之或下著之或野修之此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

也爰本夫子删書之意取春秋以降迄于我明凡若

干篇備累朝大法述王道終焉

測史剩語序

昔謝上蔡自負該博每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

譏其玩物喪志其後見明道看史輙逐行仔細不差一

字乃大省悟每以此援引博學之士夫等一讀史耳而

或離或合得失霄壤學之不貴徒博也如是吾夫子删

述六經以教萬世至春秋亦魯史耳而一經筆削遂為

萬世不刊之典此之謂善讀史者他日則曰吾志在春秋又曰與其託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夫聖人之志即所謂見諸行事者是而其深切着明莫過于春秋春秋大義數十華袞鈇鉞凜如日星懸諸象魏故後人遂以為天子之事而其道乃行于天下萬世此所以為聖人之志與然則玩物喪志之説亦讀史者之指南矣夫學不尚志而欲網羅百代以自附于著作之林鮮不為伯子所譏者況後世經生家侈言該博乎

大江以西有馮鳳城先生學粹而行尊生隆萬間稱鉅儒邦人士奉為模楷垂數十年顧數奇不遇晚以明經高第試廣文一席歷靖安河南所至横經講道諸生咸被服其教久之不衰平生著述半付祝融獨史測剩語若干篇則先生上下千秋託以自見其志者間嘗出示靖安人士爭珍重之遂刻之以廣其傳附諸小品尤多見道語距今百年矣遺本尚存讀其書大義必折衷于聖人歸之經術經世假令先生幸登朝宁為國家陳大計

獻可替否進賢退不肖直舉而措之耳而先生徒托空言卒以廣文老識者曰此先生志也而即先生行事之實也先生沒而其後人相繼以家學顯于朝中星氏遂稱名御史一日視鹺兩浙謀重刻之因乞言于予予不敏不足窺先生所學姑用先生所以測史者轉測先生之志以為讀史法

宜興堵氏家乘序

今春闗使君堵子仲緘越江命使以其所著居廬事狀

及哀史見遺乃知仲緘有釋褐後追服廬墓事予為之低回泣數行不能竟讀世道江河復有仲緘其人乎已又讀其所輯家乘二帙作而嘆曰美哉洋洋乎世德備矣按乘堵自通五公當元季步淮渡江着籍宜興柬一未而居固甚微也其後遂以耕讀為業耕者不廢讀故多隱德以學行着讀者老守一經不汲汲于榮利或進而需次選人不過冗員下吏高者擢州縣長罷至仲緘十世始以科第顯堵氏之業浸浸起矣乃其家教獨以

孝義聞自樂耕公而後若月川公棄產避地彌敦諸父之好沖宇公處約能甘克養二人之志代有令德以迄于仲緘堵氏之興豈偶然乎今夫河出自崑崙其始不過濫觴輙行地數千里漸推以納衆流而後極而放之海有本故也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故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仲緘其知本者與水之為道也積而善下惟積也故始于濫觴終而之海惟善下也故納百川而不盈漑萬國而不涸君子于此可以有志于

學矣仲緘廬墓一節僅以補前日生事之缺憾亦濫觴類也積而大之由事君而立身則放而之海也仲緘之學亦既遡之有本矣今而後益務善下馬吐納衆流至爲百谷王所進寧有量乎是編也以之推揚祖德質而文詳而有體而且大書特書以貽勸戒竊附春秋經傳之法其用心可謂勤矣然草創實自心瞻先生先生于仲緘爲仲祖偶讀其所著論曁仲緘諸語可以知其人益以見堵氏之多賢也仲緘諱錫肖崇禎丁丑進士令以南

京户部主事督北新鈔關

張含宇先生遺稿序

予辱與孔時友因知張氏有浮峯先生文成高弟子也已而又示予含宇先生遺言若干篇正嘉以還文成倡良知之學一反宋儒以來支離訓詁之習入其門者推流揚波惟恐不盡天下遂不復言朱氏學獨浮峯先生惓惓于戒懼謹獨之說至含宇先生則全以紫陽之家法格王門之畢同雖猶是浮峯遺旨而語加峻切劘益

加嚴其自許為文成功臣亦逈甚先生之言曰文成之良知已非孟氏之良知而今日學者所言之良知益非文成所言之良知矣若心哉知心哉又因文成以及前輩敬仲氏駁辨不遺餘力自擬孟氏之闢楊墨云大抵象山之後不能無敬仲文成之後不能無龍溪葢亦吾道盛衰離合之會與而後之人必欲推尊兩家弟子以并叛其師不盡坻吾道之藩不止則亦其師與有過與宜先生之閒閑以諍也先生篤信聖人近于卜子夏其

言文成亦時有過者終不可謂非文成功臣惟是斯文
未喪賢聖代興朱陸楊王遞相承亦遞相勝而猶不無
互相得失遞留不盡之見以俟後之人我知其未有涯
涘也後之君子有志于道者盡為之先去其勝心浮氣
而一一取衷于聖人之言久之必有自得其在我者又
何朱陸楊王之足云宗周生也晚猶及奉先生顏色坐
間不輕發一言而氣宇敦重使人望而莫測其際時予
未知學遂不及事先生乃今始得讀先生遺書如太璞

未雕渾乎質有其文益以想見先生之為人深愧請事之晚矣

陶石梁今是堂文集序

益會稽有二陶先生云文簡公著名館閣為一代宗工所著歇菴集行世久矣介弟石梁先生吏隱州郡間聲光遠遜文簡而懋實埒之識者以擬正叔之于伯淳既沒而所著今是堂集始出于是海内漸得以窺先生學問文章視文簡稱雙璧而其人皆卓然可以傳後也宗

周辱交先生相與切劘于文成致知堂近十年因頗知先生梗概今復得讀其遺文慨然人琴之感遂為次而傳之今是堂者先生取淵明歸去來辭以名讀書之所也蓋先生自托遠裔時時聞其風而悦之晚更號柴桑老人夫淵明在當時不過酒人自命耳間發為詩文大抵皆寄傲于酒非有意于文也而説者以為晉朝無文章惟歸去一辭豈非以其真勝與予最愛其獨酌篇曰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又

曰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淵明所見如是宜先生有取爾也乃先生一日讀止酒篇吾今真止矣之句而感焉即以真止名其齋且志曰淵明非真能止者若終致其不滿之意夫淵明托喻于酒者也先生又托喻于淵明者也而公之意不在酒而在止不止之真若合之若離之非必有所取舍也先生自少從文簡公沉湛于性命之學久之而有所得也其于形骸事理之縛洒如也身世浮沉得失之遭泛如也嘗一命司理報遷即自免

以去宛然彭澤在宮之風晚而吾黨始奉先生登致知之堂揭良知之說以示學者嘗曰大學言致知必先言知止止在何處一時聞者汗下或疑先生學近禪先生固不諱禪也先生之于禪政如淵明之于酒托興在此而取喻在彼凡以自得其所為止者耳先生終日言儒而不言禪其得處往往見之詩文興念所乘自備諸體別有語錄檠之喃喃則尤其極口痛切不落語言伎倆者予嘗私論以淵明之資得聖人為之依歸便當躋諸

淵默而淵明正不屑屑也先生靈心映發相遭于千載之下獨于知止一着猶自謂過之知止斯真止矣真止斯真聖矣儒可不立况于禪乎先生他日謂學者曰儒釋理同而為教則異吾輩衣儒衣冠儒冠自合尊儒教以稱于天下又曰知儒釋之所以分始知儒釋之所以合信斯言也可以觀先生矣集共若干卷清真沖粹如其人然子不敢作文字觀而直推本于先生之所學使讀者終不以文字求先生也先生私謚文覺故學者又

稱文覺先生

重刻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序

方先生死事距今二百五十年而凜凜生氣愈傳愈遠尤恃有先生之遺言在也遜志齋集若干卷已盛行海內日久獨吾浙寧海為先生桑梓地向無專刻生于其里與宦于其里者不無杞宋無徵之嘆抑亦後人之責與乃省盱江張君來令寧海下車則首謁先生祠守慨焉嘆息至欲讀其遺文闕如也因謀之所知姚江盧生

生偶從雲間市肆購得善本歸以遺令君乃亟付之梓梓成遂因盧生請序于予予不敏竊甞一再讀先生之書矣先生以閒出之資上下千古發為文章昭代之業未有尊于先生者也而先生非徒文而已予將因是以窺先生之學先是先生教授蜀中蜀獻王聘為世子師因表其讀書之廬曰正學故後人遂稱正學先生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七篇蒙好辨之譏而一時無父無君之禍息葢學術之邪正世道之汙隆係

之此古之聖賢所以身冒天下之疑至犯天下之大不韙而有所弗顧也孔孟既沒禍亂相尋者千有餘載而有宋諸賢始起掇葺微言紹厥墜緒然身遭中廢皇綱未張哀微至于勝國而天下之亂極矣天乃篤生高皇帝奮起淮甸撥亂世反之正先生遂膺運而生自附于見知之列淵源考亭進溯洙泗其著述之大有周禮辨正大易考次等書皆佚不傳而心術之微幸寄此編自箴銘雜著以往想見其踐履之密操持之固願力之宏

與經術經世之富有則先生之于道已卓乎升堂而啓室矣其處也非孔孟不師其出也非伊周不任世以為程朱復出真程朱復出也乃先生抱此耿耿方將次第見之行事而不幸處毀草之會至以十族殉之創古今未有之局無乃忠而過者與易曰大者過也又曰大過之時大矣哉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先生有焉皇王而降世不能治而不亂亂不極不治道不能通而不窮窮則變而通且久是故春秋有孔氏而匹夫可以擅天子昭

代有先生而一死可以塡十族其過而不過同也然則遜志一編其殆今日之麟經乎乃者令君遂以先生之書還寧海而盧生又為先生創立年譜自此世有讀先生書者孰非人臣孰非人子有為者亦若是此固人心之所以萬古不死也而令君之有功于世道亦豈其微哉盧生志士也從予遊遂贊令君以有成儆吾浙一時風尚因書之簡端以歸

別門人祝開美序

自聖人之學不講于後世而士生其間惟知有科舉之習相與沒溺于辭章聲利人欲肆而天理亡極其流禍所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即其間不乏有志之士慨然薄流俗之所為思有以自見而錮習已深羣瞽相導高者砥飭于行履卑者矜厲于氣節以質諸聖人之學概乎其未有聞也然古稱入道之資自中行而外首録狂狷則此其近之者與卒聽其冥冥無聞雖欲自邁于流俗而不能抑亦吾黨之過也海寧祝子開美與予素

未相識昨年以公車入都下一日邉警告急聖天子將開宏政門以來羣策時予方待罪中臺偶言事不當觸聖怒奪官舉朝失色開美奮起上書爭言甚切直并觸聖怒下部議當是時開美自分禍不測幸聖天子終鑒草茅言無他得不深罪是年遂罷南宮試若開美非所稱當世有志之士乎無何開美肅禮來晤予遂逊謝曰前日之舉得無小過開美曰何哉曰意氣乎聲名乎開美憮然請益予因進以遠且大者而謂一節之士不足

學開美得之復欣然會時患未紓開美益感激欲上書
掊擊一二用事大臣予聞而亟挽之既而開美亦終以
予言為然不果行予乃與開美買舟南下相與昕夕對
而商所謂學問之道于古人微言奧義無不灑焉相視
莫逆而開美遂體驗于身心之際氣日靜識日深趣日
恬以超予自視弗逮喜得開美晚令而後予將與開美
坐進此道如遵萬里程歷羊腸九折予則竊附老馬之
識耳夫聖人之道非辭章聲利之謂也求其在我而已

矣淡漠不極不可以通微堅忍不極不可以定性惟其入之也深而後其擴之也大得之也愈艱而後守之也愈固萃是道也以推之斯世斯民直分内事開美能無意乎嗟乎世道至今日不忍言矣將别姑書此歸之以志久要

陳太母徐安人七十壽序代孫鑑湖座師作

予閱古女史載婦人女子之芳烈詳矣瑰意琦行揭日月而動鬼神至耎考其事則遇變而顯者十居八九如

伯姬之焚共姜之誓孟母之三遷何周旋患難之際如此其亟也幸而逮其夫若子而又未必賢則有綠衣之賦不能感其夫東海之智不能保其子者彼且藉夫子以成名而身親其亡國敗家之禍亦豈其得已者乎故夫婦人女子而顯者皆婦人女子之不幸也世不乏賢常蹈順稱賢女子者事不越酒漿㦸醓之間而已矣身不踰閫以内名不出巷里而適當是時雖有操如姬共訓如鄒孟幽如綠衣智如東海亦卒無以表見于世而

徒以其夫若子流景耀于當年垂功名于來禩人且曰此非獨其男子能也意必其交儆之德聖善之令聞有不可誣者則從而表其一二微事以當之而天下後世亦遂從而稱豔之斯其名亦已僉矣而其人竟不可多得何也豈富貴而名湮滅者不可勝紀耶史氏載梁鴻之婦不過舉案齊眉一事及二程之母呂正獻公有申國夫人也亦不過曰馭家有禮而已意豈出姬孟諸女子下哉時乎蹈常履順則然也古之君子易地則皆然

然則士君子遭時遇主不幸而以節義顯為龍逢比干幸而優游岳牧之烈為夔為龍無智名無勇功亦若是已吾越有門人大行君劉起東氏者予辛丑禮闈所録士也既辱交起東知起東有母夫人賢又知起東之姻家陳安人賢夫人節行不愧姬孟可為近世女範予既熟聞之若陳安人者亦庶幾有舉案之風乎予嘗徵安人之賢于起東也其為婦道乎起東曰無有其為母道乎起東曰無有其為姑母之道乎起東曰無有然則安

人何以賢起東曰吾知安人之君子思石公及其父子間而已思石公方以碩德典型為鄉里所矜式而其子若孫繩繩譽髦起也以是歸安人之賢可乎噫其幸也其不有其賢也乃其所以為賢也求安人之賢而不可得意者事不越酒漿截醢之間而已矣方且為鴻婦方且為程母為呂夫人君子曰二母同道夫道時而已矣時處其變則伯姬共孟固得以顯九折不回之節而不為過時處其常則德耀以饋食一小節跨軼千古而不

為不及斯二者皆道也易地皆然者也起東氏生而承母夫人之教常志慕龍逢比干之為人也一日登朝即慷慨論天下事以去去而倡道于稽山鏡水之間者前後十五年將終身焉以視予滄倒風塵棲遲交戟之下何啻塗炭而去之而起東素不鄙予且謬許予為同心豈出處語默之間亦各有致乎乃予則終不能無疑于起東者以起東之學居今之時而不用于世得無處德耀之任而試共姜姬孟之道乎請以質之安人何如於

是起東聞予言而爽然失也㑹安人七十之辰起東復走書京師索一言以為安人壽遂次第其語而歸之以侑三爵安人固知道者當必以予言為善頌且將進起東而告之曰明天子方恢宏堯舜之治起東其可以仕矣

王母司馬氏六十壽序

日者王子朝式數從予論學也曰學在求仁乎予告以克己之義而王子以為未盡也曰學不識仁無己可克己之學茍識仁亦無己可克予甚韙其言似有見于伊洛之

旨者第恐其泛言識解不免蹈虛而王子方日有意于聖賢之學静叅動証無不以求仁為事廹欲識之也一日予廹謂之曰子識仁何狀王子則黙無以應夫家庭日用之間閭閻所與周旋者非父子之親即兄弟之愛也彼所為一人之身也而體之為一與否不自知况天地萬物之泛然而陳者乎于是王子始知識仁之功不事遠求也一日秉間請曰式不肖見棄于先君子若而年賴吾母之教以有今日日者初度之辰周一甲子矣敢

邀一言以為壽予方謝不敏既稍徵其世家則曰母固嫡也而式等三子又各一其母也嫡撫之如出一體焉式是以銜罔極之恩予乃喟然而嘆曰若王母始可與語克已者矣信乎其能一體也人孰無母亦孰無子然非其子猶子也而王母獨否其閔閔焉樹人于君子為廣嗣計也如農夫之卜嘉種焉既耕既殖卒收其穫食其報當是時王母不自有已也而惟以君子之心為心即衆母亦不自有已也而惟以王母之心為心合而觀

之盎然仁也黙而識之渾然仁也然而向者問之王子不知也予將進而問王母意母亦未知之乎使知之則其為體也二而一矣是故君子觀于此而可以識仁矣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夫子誦之曰睨而視之猶以為遠王子之取則于家庭可謂近矣使王子果有意于斯發然以聖賢為可學而至他日幸有聞焉人將曰此司馬夫人之教也則王子所以壽母氏于無窮者至矣又奚事予言于是王子起而再拜稽首曰是可以壽吾

母式不敏其敢隕越明訓以遺母羞客有聞之者請次

第其語以侑觴遂書之

丁長孺元配吳夫人六十壽序

益予讀二南而知君子之德動有儆于婦人女子也大

者如葛覃樛木采蘋采蘩猶門以内事若江湖䊵闕之

思亦何與于婦人而汝墳之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

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則其所以感之者不益遠乎于以

見周人之化行于士大夫閭如此其深且摯也及夫兆

門之刺作而室家之累殷君子曰士而為室家累亦其忠不足也故詩人又刺之曰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王教既衰士不明致身之義往往以全軀保妻子為得計方其無事則紆朱曳紫戀戀不能釋一朝患失計無所之不難以君父為貨又何論疾風板蕩之日乎哉是皆為妻子之故遂乃奄冉以至此也若吾友慎所先生可謂卓爾不羣者矣先生通籍四十年前後服官僅以月計輙為國家陳治亂消長之機所擿發大姦爭

起欲殺之竟以黨人廢先生視諸君子為前茅識最微力最勁而得禍最淺疑亦有天幸使先生在今日其肯讓諸君子先赴清流耶葢先生忠義之性平生無一念不在天下不知何者為身家計雖其妻子信之矛于是知先生之配吳夫人亦有大夫概焉先生難于一起終身無一命逮夫人縞衣椎髻稚稱鴻妻使夫人稍艷世態必不免交謫之辭夫乃知先生之高夫人實有以相之而庶幾相與以有成也夫人為大司寇吳公之孫既

歸先生為婦數十年矣富能儉貴能勤慈不弛衆子孝
不匱尊婥而上舉詩人所稱閫教者葢莫不備焉而吾
黨之頌夫人顧在此而不在彼抑有以知夫人之深而
非可令一二流俗見也崇禎春王正月八日夫人屆懸
帨之辰諸生辱游先生者謀舉觴為夫人壽且托陳生
年徵言于予予方病謝不敏念夫人素曉大義有汝墳
之思即先生往矣煢煢老嫠心惟國難而不恤其緯而
不見聖天子一日握乾符而御世乎意者王化復行立

洗如焚之痛俾我得歌孔邇是可以報先生矣夫人得之而喜可知也予乃慨然進南山之祝以為夫人壽而追述其說如此

族叔原鑑翁七十壽序

予族父鑑翁之尹貴邑也踰年而年七十矣因自引謝事上官素賢翁持之不為下或曰禮大夫七十而致政不獲則賜之以几杖況在下僚宜若無可自遂者翁曰士固有志始吾佔畢而事諸生自謂鬚眉男子耳一日

屈首簿書氣懾于伏櫪之餘而力殫于搏顙頫膝之下雖有區區之心無所用之矣竟去官聞者嗟異近世縣佐引年自翁始也始翁以茂才高第入太學與其伯氏虞初聲價相頡頏既伯氏得儁去而翁獨矱落諸生間日久亦需次天官選矣會太夫人年高方促伯氏以禄養綰百里之符至歲久不得歸覲翁乃依依子舍為嬰兒娛者十年而翁乃皤然老矣虞初翁數移書勸之仕翁謝曰寧陳李情不絶温裾其後太夫人執翁手而訣

曰爾獨吾子虞初翁亦歸勞翁曰吾負爾凡翁得之而愈自傷也至此遂無捧檄之情矣黽勉一出兢謹自持民以事庭謁者煦煦慰諭徐理其曲直以去終不加箠楚邑人戴之以是為當道所知云古之君子出則龍見處則鴻冥其就也千駟萬鍾有所不必避而其去也一介有所不能奪惟其道故也是故見利而忘親非孝也志不行而茍祿非忠也諂事上官非禮也老行不休恥也桀人于國而驕語鄉邦賊也數者皆道所不許而今

之君子未嘗過而問焉即王公貴人能以其功名勢利震耀一世而往往不能懾志于隱約其賢者或依附為名高非初終易節則纖鉅見情以視我翁何如也則翁之所挾以為重者可知矣翁其古之有道仁人與翁歸又閱歲初度之辰族之父兄子弟競為翁舉古稀觴且繪圖以獻喜翁之歸隱鑑水之原也而命宗周為之志其勝宗周唯唯遂書以侑觴且系之以歌歌曰鑑之源在南山之巔厥流潏潏白雲潏天欒子之寤言又歌曰

鑑之水在南山之涘流泉如斐白雲如綺樂子之來止于是羣從子又和而歌曰山之高矣維德之植源之逺矣維慶之積其德維何憲憲令聞其慶維何福履千億

按察司副使累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烏石吳公家廟記

予讀子輿氏言商周之際以故家遺俗流風善政儆代興之不易則喟然嘆曰甚矣家國之相依以有立也昔先王代天理物首以封建制天下大者開國為諸侯其

次承家為卿大夫世食采地家國並建稱屏翰焉若諸侯之别子不得祖諸侯則身自為宗以統族人死而立之廟世世别為大宗諸小宗不得而擬也是為宗法亦通行于卿大夫及士庶人先正有言曰宗法立則公卿各保其家忠義立而朝廷固又曰宗子法壞則人不知所本往往親未絶而不相識甚者父兄不能率子弟葢宗法如此其重也故先王行之與封建相表裏世之降也封建廢而天下無善治宗法亡而天下無世家久矣

代不乏名卿碩輔應運而起猶得列五等之封食租衣稅而建制既殊又或扞以文網及身而廢或及子孫一再傳而廢若房杜之僅立門戶者何限所謂宗法壞而世業輕忠義不立故也晉王謝氏頗稱世家徒以風流敗俗千古嗤之下此則一二徵俗僅表風義而已在唐為張氏在宋為陳氏在我明為鄭氏亦咸垂聲當世焉吾越故仕國也而州山之吳最著相傳出于延陵唐徵士文簡先生始卜居州山宋元間子孫散處不一而慎

直公復自蕭山長山里遷州山為皇明吳氏鼻祖慎直
公傅四葉而吳世益大隆萬間大司馬環州公秉鉞七
鎮宣聖天子德威政教之畧國家于今賴之後復以勤
王功世禄錦衣千户侯海内列為世家乃吳自文簡先
生以箕先之節避地鄉居擅勝山水其流風餘韻猶足
振起苗裔及數十世之遠若質庵公之偉義雲窩公之
素風細山公之孤忠烏石公之純孝州東公之理學長
谷公之風雅咸足冠冕人倫不愧祖德以是刑于有家

日討其子姓而訓之與子言孝與臣言忠慮無不烝烝
雅化式穀似之者予嘗聞之長老言吳世有家法以宗
老一人董家政又立宗理二人以懲不法子孫有犯則
告廟伐鼓而杖之俟其悛也不悛則不齒于宗死而不
入于廟非有大故終不致于官至為邑長吏所訖曰他
家有官法吳氏獨有家法里中至今稱之率是道也以
保宗祊世世弗壞歷唐宋迄今州山之墟若建國然世
資忠義以獎王室勲在盟府宜矣先是吳大小宗各有

祠僅備士庶禮至憲副烏石公以孫貴進爵孤卿制得視古之卿大夫而公固大宗子也于是環州公從致政之暇創烏石公家廟準大夫而三楹由烏石公上逮始祖為一廟旁逮宗子之昆弟為一廟下逮諸子諸孫為一廟而一切提以宗法云上逮祖宗以訓孝也旁逮昆弟以訓弟也下逮子孫以訓慈也孝弟慈立而家道備矣葢三代以後宗法已湮數千年于兹而吳氏乃得修明其緒與浦江之鄭掩映後先會國家運際休隆規隨

三五之業思得故家遺俗以風海內將必以二氏為權輿吾于是有感于先王之禮雖不盡行于後世而猶得行之一家一鄉之近以為轉移風尚之機倘由此而遂行之天下將三代之治旦暮遇之而惜其竟以一家一鄉止也則亦當世君子之過也廟成于萬歷癸巳向未有記裔孫有鳴博雅士常修吳氏世家言思以亢宗甚銳懼宗法之既久而斁也因徵記于予予乃本其大者而志之以示後之人且以風天下于是乎書

重修紹興府儒學記

越郡學宮其來舊矣累經先朝咠輯以迄于兹而頹圮日甚當事者或掉臂過焉崇禎之癸未郡太守于公還自覲會時艱孔亟寇賊交訌所至郡國騷然公既竭蹶為征繕計而且進謀其大者于是始有事于學宮自寢殿以往及稽古閣則廟享禮器若簠簋勺幕琴瑟匏敔之所藏也次明倫堂為官司設教地也次敬一亭肅皇帝御製箴碑建焉終以齋房翼明倫而左右者四皆士

于肆業地也于是墜者起之朽者飭之汚且剝者丹鉛刻畫之經始于癸未之九月越明年甲申二月落成為費頗不貲而公率取之俸餘不以累公帑于是廟貌儼如堂廡廓如拱衛周垣或輪或奐而向之鞠為茂草而不可問者悉還舊觀役既竣王子兆修暨予族子世鵾輩為不可無記也過而請之宗周宗周謝不敏姑進兆修等而告之曰諸子亦知公所以興學之意乎世道之壞也人心受其病而人心之病首中于學術請試以肅

皇帝敬一之說質之人皆有是心也克念焉而聖罔念焉而狂則天理人欲貞勝之幾也心本一也而人欲二之必也主敬乎惟敬故一一則誠誠則聖故曰敬者聖學始終之要又曰聖學一為要申之曰無欲其旨嚴矣伊洛之教衰而後儒進之以良知直指本心為敬字提宗視古人無異旨也乃後之學者一詭以情識則認賊作子既不諱言人欲再詭以性空則認子作賊尤不喜言天理于是誠敬之說為世大禁浸假而以良知授之

佛氏矣佛氏之説昌即良知亦所厭聞而吾道竟為天下蝕是率天下而窮且盗也浸淫既久安得無今日之禍昔孟子闢楊墨比之洪水猛獸而曰我亦欲正人心佛老之禍甚于楊墨自古而然況後世乎識者以為莫若救之以敬也煌煌聖謨炳若日星得是説而存之為伊洛發蒙為姚江救弊推之斯世斯民猶掇之也公聞之曰其然哉請自越士始宗周遂次第其語以授兆修伻登之石公諱頴字穎長直隸金壇人其治越庶明多

惠政為一時良二千石冠雅志理學嘗著公餘錄行世此其經濟所自云董役者兆修世鵾也

劉氏義田小記

昔孔門論仁以博施濟衆為猶病而僅取足于欲立欲達之心循其本也天下無心外之學亦無心外之事功徒取必于事功而愈馳愈遠立置之術也古之君子若文正范公既以其道大行于天下矣其未盡者又以行之家為贍族之惠曰義田無亦博濟類乎君子曰其義

則美矣而其仁轉病夫學不識仁而從事于義并其義病也義也者行吾仁而宜之者也日者予宗有事于祠田族之人醵金而成之得二百金予因謀之先方伯公量節其餘者以為贍族貲于是有義田權輿之説迄今不十年積貲十倍遂得置田若干畝又以其暇經營十世之堂搆及中廢軍田次第告竣而予之心悴矣成法具在後之人循而行之又進之十年二十年其于文正之田猶掇之耳不見世之為撲滿者乎銖銖而儲之及

其久也積而散之其力大饒吾宗之為義田也何以異于是裒前之多而益後之寡挹此之有餘而注彼之不足方且恢世世以為藏聚千百人以為生濬不涸以為源資善貸以為息而并忘施報以為利濟美哉義乎轉覺文正之猶沾沾矣若宗周僅有是心不患無是事亦不必遂有是事宗周慕義而不遑將學仁焉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人皆有是心也吾求諸心而知天地萬物之無非已也其于家猶一指也因姑為

之記以示來者

貞烈祠碑記

越郡城之東北隅筆飛里中有祠曰貞烈以祠故王貞女沈烈婦而創于天啓三年時有里人張守侗者與貞女同里繼感烈婦事因念此兩人節行𢇛奇足裨風教于是具牒上鹺臺使者請給以專祠即報可立成之故其役亟而制儉内外兩楹左穿一門限以土垣其地割之官舊爲織染局廢基僻處委巷中未足廟通都大市

之觀聽而兩人貞魂烈魄亦足憑依垂不朽矣祠成里人伏臘如禮一時麗牲之石未備也迄今數十年而吾友守伺出其所著兩人傳示予因乞言于予又鐫金礲石以供事予乃得載筆從之謹按王貞女者三江所人父竿清生而慧讀書一過目成誦輙解大義幼字郡城劉某已劉客于燕私一外婦十餘年不歸竟死于燕貞女時年三十矣父母議再聘不可會劉有母瞽且無別子遂歸劉依姑家貧拮据紡績養姑七年而姑死又營

塋其姑獨居守墓者數年忽徵疾而逝時方仲夏尸香徹數里縣令巴蜀楊公楷聞之親往祭之生卒未詳按楊以萬歴丁酉任山陰湍六載始去貞女之卒殆其時乎沈烈婦者郡城之萬安里人幼從其父旅京師守林大茂為繼室年二十四而林沒無子林固蕩子嘗吏于宛平日事樗蒱六鞠罄其家至不能為生烈婦安之既稍稍改行垂沒念其婦勢不獨生也而託之婦兄婦輙以死誓盡鬻其衣飾䟽具棺二棺以待有一婢一僕並

檢身劵還之曰俟吾柩出寧爾家可也比殮林畢即絶食跪坐于柩旁積十四日乃絶發其坐下苫簀盡赤長安士人聞而異之來赴弔者及操文而祭者累日不絶司城御史上其事于朝旌之時萬歷癸丑秋日也去貞女死可十餘年一方清淑之氣特鍾之閨閤表異如是宜生同里死同德沒而同享千秋之祀也或疑詩人之賦栢舟也有母不諒而矢死未聞必以死為義即江漢游女不可求思寧必終身不偶廢人道之大經而兩人

計不出此無乃苦節艱貞乎予請得而尚論之昔者遜
國之際方練諸臣九死不顧十族不以易一辭說者以
為猶有屈子之過焉乃至金川一卒終其身不受聘以
死曰吾仕不難恐負往日城門一慟此其人固未嘗有
君臣之分也至此乃見所謂無逃之義者則其于屈子
又何疑乎貞女稱婦于平生不識面之人而卒養姑以
全孝其有金川之風乎烈婦立槁屍側視方練有餘烈
此二人者一從容而展義一慷慨以捐軀易地皆然均

之與天壤俱敝者也嗚呼世有委贄稱臣至君危不能持國亡不能死視烈婦可以愧死矣世有士而寡廉鮮耻甘為鑽穴踰垣之行而不顧視貞女可以愧死矣敬書之以詔吾鄉之為學士大夫庶幾有所觀感而起也則亦守祠諸君子志也

重修古小學記 附從祀論

越郡之有古小學也昉自前太守洪西淙公珠以祀寓賢宋大儒尹和靖先生云先是嘉靖中有詔許天下各

建社學公遂毁郡中淫祠即其址建學大集士子絃誦其中而重師模于和靖遵時亦憲古也其制前為臺門進之即和靖先生饗堂左一楹曰義路右一楹曰禮門分二門而入為養正堂為游藝所左右各列號房繚以周垣仍餘隙地落成者嘉靖九年庚寅都御史姚公模為之記讀其辭想見一時風規之盛歴隆萬以來師徒罕聚學舍盡圮尹先生遺像退移之游藝所敗楹且為風雨所剝落其隙地亦多分割之居民不可問矣天啟

甲子宗周言之前撫王公遂下檄山陰令馬公禺新之
且首捐俸錢為各屬倡無何逆璫忠賢亂政詔毀天下
書院禁師徒之講學者用是工未半而告寢迨今上御
極四年辛未郡諸生復具狀上臺時太守黄公欣然任
之為經理公貲諸大夫後先在事暨前學臺劉公今令
君汪公會稽周公咸有同心次第建各堂廡如舊制距
今歲庚辰通計前後十七載而告成于是吾儕士大夫
暨二三子衿歲時有聚講其地者而風規已不逮西淙

公時遠甚宗周退而有感焉世道之升降學術之古今係之古人之學先王所為陳之庠序學校之間者蘄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小學以始之大學以終之其序也有要其為道則一也曲禮曰無不敬即小學立心法也而大學則惓惓于慎獨故曰敬者聖學始終之要善學者終身于小學而已矣自小學之教不明于後世而本心先病言大學者一變為辭章聲利家塾之地父兄師友之所詔語不過曰取科第耳博金紫飽妻孥耳其為世

道之交喪可知也尹先生學聖人之學者其言以主敬為要尤得古人心法推之出處去就之際風義凜然學者推程氏正宗晚而辛以桑梓患吾越越之人始與聞大道之要自此名世大儒有相望而起者則亦先生之力也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越于先生亦河也祀之于小學之中訓小學將以明大學也學古之學契聖之真以挽回今日之世道抑亦吾黨小子之責也王公諱洽山東人劉公諱𬶍長福建人黄公諱烔河南人馬

公諱如蛟和州人汪公諱元兆婺源人周公諱燦吳江人其他與襄厥事皆見别狀監督工程則沈生應位張生元迪呂生孚王生毓蓍相繼為政先生舊像仍處游藝祠以西淙公而新設木主于饗堂從太學制也

吾越固不乏理學之儒祀瞽宗者惟是小學之制尤稱特典有專祀則有從祀並得視大學乃小學以尹先生為宗則生于先生之前者法不得與矣其生于先生之後者惟陽明先生為再起儒宗崇奉已有專

祀自此學者多言王氏學其著者從祀王氏自王氏以前四百年間最著者凡得四先生石先生整羽翼斯文叅講大儒之席俞先生淅發明理學進窺中庸之旨韓先生性當元世而隱遯不仕克全介石之貞潘先生府際治朝而昌明倫紀永垂孝治之極皆不愧尹先生門牆卓卓乎百世師也然四百年間而衰舉僅四先生法綦嚴矣尚俟後之君子詳加論定而續補焉

鳳山葬記

孤宗周生而不幸夙遭閔凶先君子既捐館則先大父家亦貧不克葬舉殯于邑西村梁枋之原祔曾王父母殯側越二十餘年即丁先慈憂聞訃奔喪是冬卜地得會稽第十九都下蔣村水田一片或曰吉遂啟我先君于殯合葬焉然蔣村既係水田風氣不完頗切五患之慮誓另卜吉壤為改塋計以故其葬也纍然抔土而已宗周痛念生不見父仕不逮母既區區一抔土且不能

為長久計何以生為坐是鬱悒漸攖羸疾前後廢處田間三十餘年無日不以先人大事為念歲時浪跡溪山不問風雨晦明惟饑與病構則暫輟心欲腐矣竟未有遇也先是崇禎七年甲戌親友中多勸孤罷此役者謂將村未嘗不吉且塟久矣可奈何孤喟然太息而聽之其冬始有修墓之役因起土加封遶以石砌闢明堂可令流水稍成規制業已付之成事矣獨乃心抱痛不解也丙子喪我淑人又卜地久之無所遇越戊寅春子壻

陳生劉與姚大理家有墓地界址相嫌兩家皆求直于孤因邀孤上城南之乾溪里一為閱視平解之事竣言歸行次孤偶念卜地之難悵怏不已劉進曰去此不遠有一地可擇也孤欣然親往同行者門人呂信夫及江右徐體乾皆工堪輿家言者也遂自乾溪踰野孤嶺至會稽卅一都裘村之鳳山而劉為指其處孤環顧良久曰樂哉斯丘乎劉曰果爾增力能任之以塋外母孤遂謝劉乃別去孤與徐呂二生出宿于近里東嶽祠詰旦

二生再上鳳山探其巔遡其所自還報曰果吉壤也乃買舟歸頃之壻劉遂得閻而引鳳山業主裘應聘者立券交價訖伊叔裘大琦知之訟之官又增價付大琦大琦亦無言其冬孤拜壻之德姑任徐呂二生往開壙以瘞我淑人有日矣比報壙中土頗佳孤心動曰幸哉有此豈先人有靈天賜之土乎孤乃計決改瘞我二人無何有張氏之訟先是張大理家亦嘗卜地于裘而得之與子界相聯因謂裘盜賣其地其事絶不然相持久之

孤終不出一詞而大理公乃感悟竟聽裘氏贖故地而止孤遂以冬十二月十有八日啓我二人將村之藏迎至鳳山窆馬方將村既啓亦絕無蟻水之患先慈一柩幾四十年而完好如故惟先君子歷年愈久則其柩不可舉矣乃易殮孤得親捧先君子遺蛻進之冠服慟欲絕既改葬人多咎孤妄動者孤又時時慟欲絕而識者終以新宮為吉但倉卒舉事葬未合法則有之矣孤問之曰坎太深虞水孤又時時慟欲絕既而人言籍籍如

是孤因誅之門人張惠侯又卜改葬越庚辰秋八月朔惠侯以蓍决得巽之蠱其繇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神告之矣遂擇今年辛巳三月初六日破土而以初九日啟元宮先穿一磚秉燭入見槨四圍及頂垂垂結水珠大小不等其色白識者曰氣所成也氣旺故聚而成顆積久不散不下注吉兆也然以手探之絶無煖氣周棺皆水珠而棺底反乾孤方徬徨間惠侯又詳審槨内濡潤狀曰陰氣太重改葬無疑也遂起柩穴前即故穴而

退前者尺許捱右者二尺七寸許起基一尺五寸葢輾轉更端而定焉㑹中表沈中一來巿亦贊決遂以十有四日巳時下窆次第築三和加封其兆處山麓上下間坐戌向辰兼辛乙三之一分金曰庚寅庚申故老相傳其地為丹鳯銜書葢取主山秀竦如鳯形而右臂環抱有銜書之象也其近穴左右各小沙二重狀如眠弓又重沙疊出障其下水如舞袖其南來若耶大溪自右過左環穴前如帶其陽溪前向為日鑄諸山高下重疊如

鋪錦其下諸小山遞趨而北逺過穴左以障大溪則山與溪重重交織入其中者東西南北使人不知來去如迷桃花源為若耶最勝處説者謂于堪輿家種種合法我二人久圖庶幾在此乎則不肖孤宗周自此可以死矣事既竣宗周告我二人曰生六十四年而始葬吾親此生何苦死六十四年而重見吾親吾生猶幸傷哉情見乎辭也先君子别號秦臺葢世家郡城樓頭南見秦望如臺云及今先君子埋玉鳳山其來脈分自秦山而

秦山仍暗拱于肩左右如列戟頗增形勝則別號殆預為兆焉惟是宗周奉二親不誠不信數遺播遷之慘魂魄靡寧通天之罪若何可言倘先人從此保有寧宇得免一切不可知之慮以垂之千萬年而宗周洵可以死矣鳳山之得名也其鄉本名鳳林相傳神禹會計至此受圖籍有鳳凰來儀銜書之說或本諸此去鳳山十餘里而北即禹穴也嗚呼先君子何幸得託體其鄉與佳山佳水與古人同不朽則先君子亦同不朽一日友人

張自庵顧而弔之因為之題其華表曰丹山起鳳陰面曰秦峯符瑞宗周又涕不自勝陳劉字小集邑諸生孤長女于歸五年而夭劉眷眷伉儷推恩如此類者不一張惠侯諱元廸邑諸生久從孤問學周旋草土中依依不置並推高誼呂生信夫諱孚亦佳士今已故

聞魏廓園諸君子被逮記事

廓園者故吏科都給事中大中也清貞孤介舊遊高景逸先生之門一時師友立朝與太宰趙儕鶴先生同心

許國有攬轡澄清之思羣小人怨之入骨去年夏太宰
破例用鄒維璉為銓曹廓園諸君子實主之小人遂乘
釁起奈維璉賢者索之無所得于是省中傅櫆力糾廓
園及僉院左光斗不當與史館中書汪文言往來結黨
專權亂政亦暗指維璉事而汪文言往來實無左驗中
旨處汪廷杖去二君子在位如故而小人與中璫魏忠
賢表裏日甚諸君子惴惴不免矣于是副院楊大洪漣
列魏璫二十四大罪昌言于朝廓園諸君子繼之濤海

内外以手加額謂君側且清太平指日而璫寵彌固降中旨切責漣謂為汪文言報讐璫勢益張杖主事萬璟至死逐御史林汝翥圍首輔葉向高宅迫之去且洶洶及部院矣會山西缺撫臣小人私薦郭尚友而太宰不聽用賢者謝應祥御史陳九疇糾應祥不可用坐部院阿黨廓園與選郎夏嘉遇各疏辨廓園且言于應祥為師友素知其賢狀得旨大中不應私座主與陳夏並落職三級去已而部院趙高二先生皆自劾理魏大中夏

嘉遇枉狀亦奉嚴旨去于是小人羣起而攻君子無虐日首設道學之禁追奪鄒元標等官毀京師首善書院碎其碑仍毀天下各處書院理張差之獄奪王之寀官還鄭養性于京師定移宮罪案借事奪楊左二君子官復賈繼春御史尋超擢陳九疇京堂而小人與中璫之怨未解也復逮汪文言至京逼供楊左魏及河南道御史袁化中故給事中周朝瑞故刑部郎顧大章六人各受監犯官楊鎬熊廷弼等重賄為之脫死及趙太宰以

下衞爵交通狀又立殺文言滅其口乃分遣緹騎逮六人詔獄至則下錦衣五日一訊備極楚慘六君子遂以七月廿九日後先身死仍下詔暴六人罪狀轉行各省撫按提家屬追贓趙太宰以下行撫按追贓者十五人坐黨人而奪官追誥養馬當差者百餘人天下震駭六君子者廓園于宗周為同鄉稱同志友楊大洪舊以給諫去官宗周嘗薦及之及宗周去官左浮丘躬來挽而袁熙宇復薦于去後皆有千古之誼焉惟周顧二公未

識面范范天壤呼搶無從靦然視息終無如諸君子何
矣痛哉痛哉汪文言者故奄王安門下客嘗遊劉是庵
相公及諸正人之門安敢文言亦為人連及擬城旦後
事白輸粟入監以諸正人力題中書故槩論及之楊熊
之獄羣小人皆欲脫鎬死罪而廓園力糾之至以孤身
受衆喙不顧而事始定至廷弼失事諸正人頗欲寬廷
弼死罪而廓園力持之至首倡公疏以擬刑科糾正之
而事亦定乃昔之脫鎬者皆䏶翩用事而反誣廓園以

賄令之借廷弼以傾正人者皆用事為大官而并誣廓園以受賄亘古以還未有如廓園之寃者也六君子既死邏者告廷弼謀叛立斬西市傳首九邊鎬獨不死嗚呼鎬何幸而諸君子一何不幸耶天王聖明臣罪當誅自古而然乎亦何恫乎諸君子尚冀皇天后土二祖十宗之靈赫赫鑒之

劉蕺山集卷十